

柯岩文集

影視
戲劇

青島出版社

柯岩文集

第五卷·影视戏剧



青岛出版社





1953 年柯岩摄于山西太原。



1979年在钓鱼台。柯岩(左一)与邓颖超
及戏剧家王昆(右二)、蓝光(右一)。



1990年在人民大会堂。柯岩与康克清
及戏剧家方掬芬(中)、罗英(左一)。



1979 年在北京寓所。
柯岩与作曲家傅庚辰
商讨歌剧音乐。



1986 年在广州。柯岩
(左一)与电影导演张良
(右一)夫妇。



1988 年在北京海涅国
际研讨会上 柯岩(左
二)与戏剧家周正(右
一)、金乃千(右二)。



1990 年在北京。柯岩与过去大学的同学相聚，
内有戏剧家及音乐教育家李华瑛等。



1990 年在新闻学院。柯岩与今天的大学生们。



1991 年在全国电视剧
研讨会上。柯岩与电
视艺术家们。



1992 年在杭州鲁迅像前。
柯岩夫妇与电视剧《满江红》
作者史莽(中)。

目 录

电视文学剧本

月 夜	(3)
仅次于上帝的人	(48)
在人间	(51)
流失生	(81)
黄金梦.....	(120)
朦胧的撞碰.....	(157)
可惜他们不知道.....	(192)
猫鼠之间.....	(225)
失落与追求.....	(260)
超越自我.....	(294)
他乡明月(节选).....	(334)

电影文学剧本

妈妈不知道的事情.....	(427)
---------------	-------

儿 童 剧

- 娃娃店..... (483)
哎,这一觉睡的 (502)
双双和姥姥..... (525)
“四虎子”连..... (5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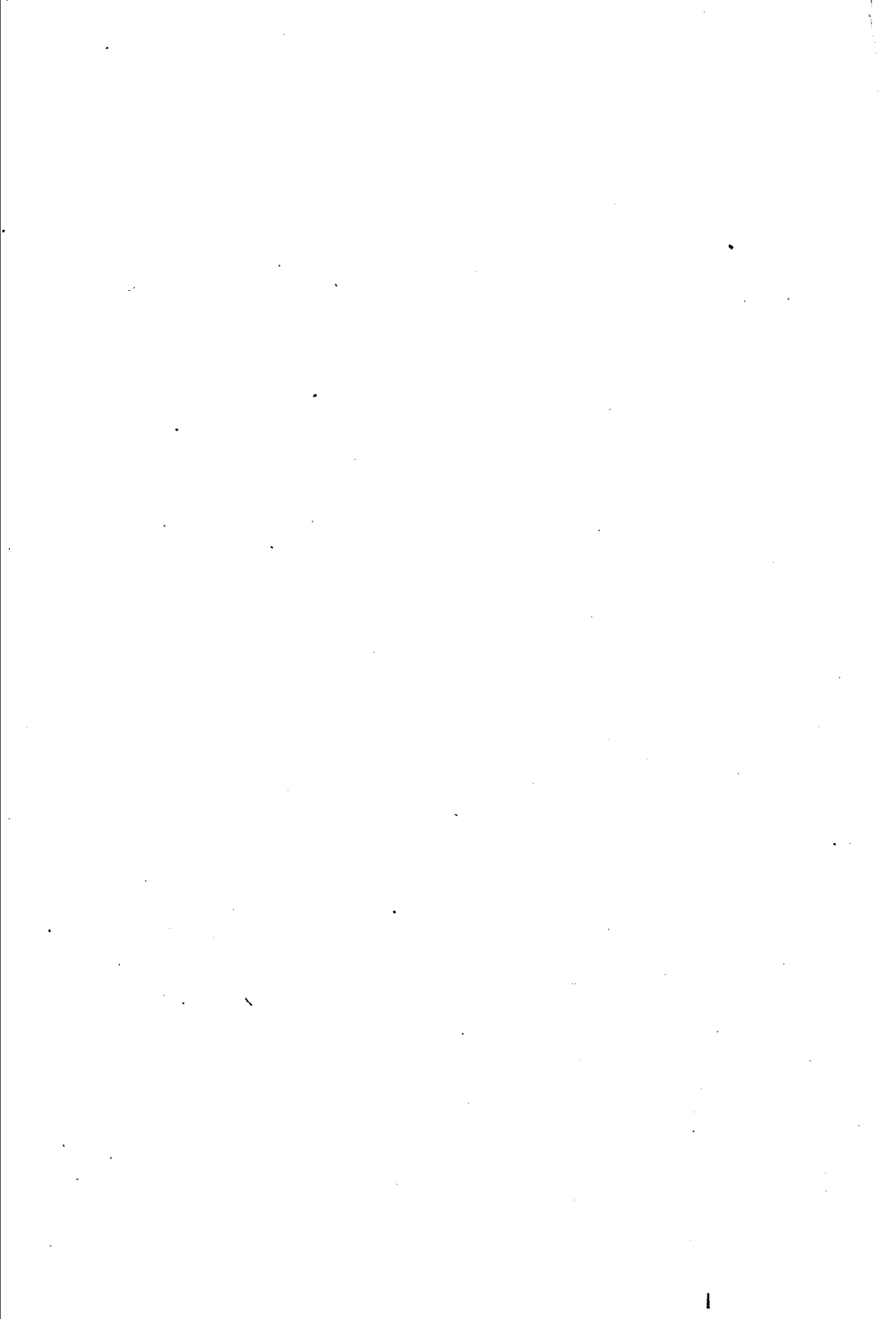
话 剧

- 相 亲 记..... (563)
生者和死者的嘱托..... (600)

歌 剧

- 记着啊,请记着 (679)

电视文学剧本



月 夜

上 集

南方的古城。

窄窄的小巷。

砖木结构的古老房屋。长长的向街心伸出的雨檐和阁楼大多破损，曾经是雪白的粉墙也早已斑驳。

如果在白天，这里该是杂乱的、拥挤的、甚至破烂的吧？然而在月光下，一切都显得那样幽静，那样美。月光照耀得雨檐上的青苔绿油油地；斑驳的白墙上树影婆娑，明明暗暗，好像一幅朦朦胧胧的水墨画。

刚刚下过阵雨，月光使得翡翠似的树叶溢光流彩。这里那里点点滴滴从树叶上滴落的残雨，落在小街中心的青石板上，好像迸落的珍珠，落在古老的凸凹不平的碎石坑里，小水洼里，打碎了那里映着的一个个小月亮。

远远望去，这青石板铺成小路的窄巷是那样洁静、深远而且悠长……

夜已深了，小巷里早已熄尽了灯光。

万籁俱寂，只有一双高跟鞋徘徊在青石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高跟鞋的响声。

我们看不见人。镜头追随着脚步声慢慢摇过小巷。

镜头缓缓上仰。我们终于看见了青石板上那纤纤的双足，玲珑的足踝，匀称的小腿，长长的裙裾。柔软的腰肢上看不见肩背，只见一把漫不经心轻轻旋转着的柠檬色的雨伞。伞上的雨珠已经越溅越慢了，在月光下活像是浅金伞上银色的流苏。

高跟鞋击打石板的声音却分明一声声地响着。

女人也加快了脚步。

走出小巷，豁然开朗，是一条滨湖的马路。

女人疾步穿过马路，走向湖边，慢慢收了雨伞，轻轻倚住栏杆。我们仍看不见她的脸，只看见月光给她镀上银边的瀑布似的乌发，只看见她痴痴凝视着朵朵水中睡莲。

睡莲在湖中心也梦似地开放。

一个男人的身影慢慢从侧面走入镜头。他静静地倚在了栏杆上。

女人侧过脸来：“哦，你，也来了。”

男人的侧面：“你不觉得奇怪吗？”

女人：“为什么？”

男人：“为什么！我爸爸、妈妈、全家人都在等你。还有请来的客人……”

女人如梦初醒：“哦！对不起！我……我忘了。”

男人不无责备又不无惊讶地：“忘了？”

女人：“请原谅。我是……不能。我——去不了……”

男人停顿了片刻：“总得有个理由吧！”

女人幽幽地：“一定得有个理由吗？”她无可奈何地用手环指了一下月亮、湖水、树木和睡莲的倒影……“那就是因为，因为这个——”

、 急骤推出片名《月夜》

衬景是月光下他们俩人默默相对的黑色侧面头像，以及这一男一女雕塑式剪影在水中的倒影。

小巷深处。一座普通居民小楼的晒台上。

甄真在月光下拉琴。小提琴如泣如诉。《梁山伯与祝英台》协奏曲的旋律深沉而热烈地交织在溶溶月色中，是那样的凄婉，又那样美。

月光下甄真拉琴的背影。

对过人家正在婚娶。不时有几声零落的鞭炮声和哄笑声传来，与这音乐，这月色是那样的不协调。

如剪纸般的甄真拉琴的侧影。

镜头拉开。在晒台一角弯腰向下张望的一老一小的笑脸。这是甄真的妈妈和她妹妹四岁的女儿妮妮。

小街上走过的长长的送嫁妆的队伍。最后是每人手中捧着一床软缎被子。在孩子眼里看不见人，只看见那一床床花团锦簇的被

子。好像一条载满鲜花的彩色的河流。

妮妮起劲地数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哎呀，我都数不过来了。婆婆，那一共是多少被子呀？”

妈妈：“二十四床。”

妮妮：“真好看。婆婆，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多被子呀？”

妈妈：“他们结婚。”

妮妮还在数着：“什么叫结婚？”

妈妈一问一答地，显然是应付惯了孩子提问的口吻：“就是娶新媳妇。”

妮妮：“婆婆。你娶过新媳妇吗？”

妈妈禁不住笑了起来：“傻妮妮，男人才娶新媳妇呢。女人呀，要嫁做新媳妇。”

娶嫁问题更难住了妮妮，她吃吃地问：“那你嫁做——新媳妇了吗？”

意想不到的问题使妈妈又好笑又感慨：“那可是老八辈的事了。”

妮妮：“那你那些花被子呢？”

妈妈：“婆婆那会穷。只有一床印花布被子，还是补丁摞补丁……”

孩子不爱听这个，她的眼睛仍盯在被子上。

一床床被子被捧进院子，登堂入室。宾客围观，团团打转。

妮妮：“那我妈妈结婚了吗？”

妈妈：“当然结婚了，要不，你怎么会有爸爸？”

妮妮急切地：“那她那些花被子呢？”

妈妈：“你妈妈结婚那会儿，还不兴这么讲排场呢。”

孩子失望了：“她也没有？”仍目不转睛地盯着下面。捧被子的

队伍正在登楼。从楼道窗口时隐时现，弯弯曲曲，好像一条花龙。孩子忽然下了决心：“那，那我明天结婚。婆婆，你也给我这么多花被子吗？”

妈妈笑不可抑：“你，你明天结婚？真真，你听听，真笑死人了。”真真头也不回的背影。

妈妈拍打着被她笑怔了的妮妮，一边抹着笑出来的眼泪：“你呀，你还早着哪！我们家里呀，倒是有一个快要结婚的。”

妮妮兴奋起来：“谁？啥时候？”

妈妈指着甄真的背影，悄声地：“去问你真真姨。”

孩子高兴地扑过去抱着真真的腿：“真真姨！你什么时候结婚呀！”

琴声嘎然而止。

妮妮：“真真姨，我想盖你的新被子，那么多那么多的新花花被。你给我不给？你给不给嘛……”

真真转过身来。这是我们第一次正面看见她。她给我们最强烈的印像是她那秀丽的脸庞上的那双黑幽幽、深不可测的大眼睛。

此刻，那双眼睛里充满了无可奈何的隐痛：“妈妈，你这是何苦来！”

真真转身抱起仍在厮缠她的孩子：“妮妮，该睡觉了。”

妮妮：“不嘛！真真姨为什么不睡？”

真真：“真真姨不困。”

妮妮：“那妮妮也不困。”说着，打了个大大的哈欠。

真真忍不住笑了，轻轻吻她一下：“你妈妈呢？”